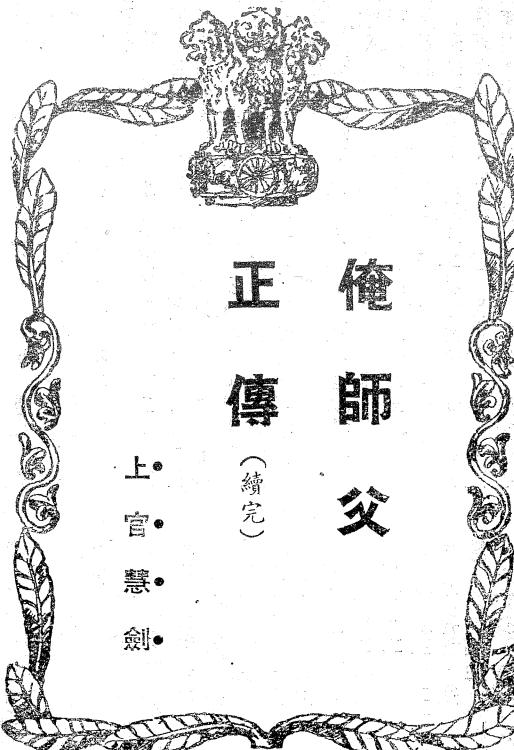




正傳 僧師父

(續完)

上官慧劍



人類的思想方法之演繹往往藉一片絲寸縷的飄渺因緣，使全盤的效果變更。譬如，我底思想本來是直藏形的斷見論者，但我爲這一次無意間的好奇心驅使造訪了這山居的老僧，居然動我研究哲學的念頭；於是，從哲學觀念，導入佛學。那老和尚給我的幾本書，已在一個深夜中吸入我底心靈，我覺得這幾本書給我的不祇是哲學的，而且擴大了哲學的範圍；不祇是人生的形而上學，而且是一切具有形體生命的具體概念。有時，我不但體會到了生命，一個呼吸，一道新陳代謝；如果宇宙死亡，它們也一道歸入蒼冥！雖然，宇宙的生命並無始終。

我喟歎那些有的淺近，有的深奧得連哲學也難望項背的經卷，一如老鼠之偷嚼衣物，蛀虫之大嚼紙張；我把這本書的註脚，拿到另一本書中解釋；另一本書的問題，又

一個月來，我間或也帶著老叢和雁行，成爲靜觀寺的常客，可是，我每天從老和尚小窗門送進送出書籍時，所看到的還是一付冷冰冰的面容，一束鷹樣眼眸射出的寒光，一張包容苦難的嘴唇。關於商借書籍的對話，也只是三言兩語，好像那老和尚只管付出，而我則全係收入；這微妙的情感，就這麼從他取書的手中交給我，而我也把不可捉摸的反應，由看過的書中送進去。

故事的前奏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個大森林裡，住着一群動物，長頸鹿王是領袖，這位仁慈的鹿王，待人牠們裡，可親，心地又非常的慈悲，牠們總是很慷慨地分贈給大家。要是牠們中間有誰害了病，牠更是很細心的擔任着看護，尋覓藥草，拔除小動物的病根，牠爲了保護弱小的動物，牠又很勇敢地把山牛



最不好看，滿身是花的旗袍，梅花鹿姐姐長得最美麗，但是嘴上已長滿了白鬍子，弟弟雖然年齡

扯到另一本書中求證；術語和名詞我從「波羅蜜」開始了解；從此始涉足過的新生世界。我把肉體埋入它底殿宇，把心魂交給它底巨靈之掌，在這段時間，老叢和雁行也讀不進得不讀它们，不過，他兩總拿些歪曲的謬論向我進攻，不如說是逼迫我，因為和和尚爲什麼不討老婆的，不如說是逼迫我。我走進了另一新的世界——我從前並未

扯到另一本書中求證；術語和名詞我從「波羅蜜」開始了解；從此始涉足過的新生世界。我把肉體埋入它底殿宇，把心魂交給它底巨靈之掌，在這段時間，老叢和雁行也讀不進得不讀它们，不過，他兩總拿些歪曲的謬論向我進攻，不如說是逼迫我，因為和和尚爲什麼不討老婆的，不如說是逼迫我。我走進了另一新的世界——我從前並未

阅读一本自己難解的書，和對待一個「素人」，都有一點挫折感。終究，老叢雖然難化，本來不過一隻蟹，當你說服了他，他便真得像一隻可愛的「牛」了。事實，後來老叢對佛陀的虔誠，比年青的雁行堅持得多，到那樣程度，他也承認我已走入低潮，卻一天咕噥：「南無阿彌陀佛！」他生命的環節，他的勁大得很呢！陀老現

講不通，他死也得挖你的根，他咧嘴，滋滋牙，說你：「打着宗教最個則你牛個面們到，他事事不到黃河心不死！」最後，勝利的戰役啊！

是落潮的時候——現在，他已落潮了——他說：「幹吧，我第一個附議！」老叢呢，他說：「怎麼幹呢？如果不叫我喝酒，我可不行咧！」我和佛陀同樣和我不分家；可是佛陀酒，打老婆，我們姑且暫時原諒你，但是，今後如果變更信仰，可也不行；我別你酒，

怪我們翻臉無情，你知道，今後我們就是一個師父下山的啦！」

大家庭，真快樂！
家長親切又慈祥，
兄弟姐妹一條心，
互助合作樂無疆！

青山呵！綠水呵！
古木參天遮炎陽；
這是我們的家鄉，
不分彼此樂洋洋！

還親樹林，多麼快樂！他們忘記了世間
痛苦！



時候，鹿王忽然高歌「無常」，不大的風景，令人黯然神傷！頓時，似乎大禍即將降臨。

大家正在興高熱烈地歌舞着，停止了歌舞，鹿王忽然高歌「無常」，不大的風景，令人黯然神傷！頓時，似乎大禍即將降臨。

「妙行師」，我說：「老叢同你開着玩兒，我們來飯依的，飯依三寶，你同我們向師父報告一聲，就說他們三個今天來飯依了，說呀，別伸舌頭，小心你的腮膀撕到耳朵根不好纏疎」。

「去呀，別楞呀，不是瞎開，我們誠心誠意的，你老兄要做我們師兄了，別滋牙，要是三個月前，我就揍你了」，雁行笑着催他。

「官長喚，真的喚？我們沒有福氣喚？我們……」

「別你的第囉唆，快去！」老叢一下子來了火。

妙行一看不是風向，扭轉身向小關房那兒去了，邊走邊回頭，懷疑得緊哩。那張黃臉上寫着：「僵尸式的笑，笑得略微濃些，大概我們的話已全被他收聽。

「師父」，妙行結結巴巴的說：「他們三位官長要，要，要飯依被傳話者提出問題了，好像一點不撒假的問他玩笑，好像當兵的全是一是喚師父？」

「我天！我們請他傳話，他倒向人間找碴兒的。

「老師父」，雁行一下子插上去，截了妙行的話，他說：「我們來飯依您，可以麼？」

老和尚點頭頷首微笑，並不像妙行那麼大驚小怪的，他平靜如冬日的天空，沒有一片雲，也不懷疑，我們的飯依佛陀，是一樁常

「很好，你們的宿根都很深厚，但是皈依之後，又不能反悔，我們把話說得直接些，我們寧願收一位忠實愚笨的信徒，不願要一名聰明狡黠的營混子——或者一名可以預測的逃兵，皈依一如宣誓，是盡形壽遵守誓言的。如若中途有了引誘，動搖，變節——比如名利的引誘，財色的動搖，和一些執著科學的斷見，哲學的偏差——那還是不皈依的好！」

「我們決不動搖，也不受引誘，更不會變節，懈怠，我們向您保證，就是，因為我們已經確確實實的抓住底重心，我們全心全意的皈依三寶……」

這是雁行說的，他很堅決的表示。

「我也相信了，我和他一樣，我不過不會說一套，我要一逕信了就到底！」老叢發出拙訥的靈魂的笑聲，向我微微盯一下，向老叢沒沒有考慮，最後他說，「皈依不要什麼，只要一顆最最真實的心，至於用物，供果，這裡都有，正巧明天也有一個朋友來皈依，你們四個同來，明天，『釋迦牟尼佛聖誕』，上午八點鐘，你們便可以正式式做一名佛教徒」。

我們心都開花了，老僧說完，他向我們打個問訊，說要讀經，便關了窗門，我們在殿前巡視一番，昂首闊步，妙行直望我們發傻。然後，我們像一群春天的鳥，叫着，笑着，跳着，鬧着，拉拉扯扯的飛下山道，我邊跑邊喘着粗氣說：「我不怕老叢，只怕雁行——嘴上」



在牠們之間
劈拍的聲響，果然
哎！林間不留青翠，竟毫不管你年青
飛揚，一齊被吹走了。那隻大公鹿，便準
措，可憐三隻小鹿，又不準斷了地盤，便準沒了地盤，娘同牛，叔叔狐姑姑，
要緊。

An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chaotic scene of people fleeing from a fire. In the center, a woman is seen carrying a small child on her back while running. Behind her, several other figures are shown in various states of panic and movement, some carrying luggage or belongings. The background is filled with billowing smoke, flames, and the intense light of a fire, suggesting a disaster like a forest fire or a town fire.